

荀子集解

掃葉山房石印

荀子集解

掃葉山房

PDG

荀子卷第四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儒效篇第八也效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屏蔽及繼

之欲反。○王念孫曰。屬繫也。天子者。天下之所繫。言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屬天子之籍。以繫屬天下。故下句云。惡天下之倍周也。楊訓屬為續。續天下之語不詞。履天子之籍。

籍謂天下之圖籍也。○謝本從盧枝作天下之籍。淮南子論篇。周公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語即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正作履天子之位也。下文言周公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彊國篇

本於荀子籍者。位也。謂履天子之位也。下文言周公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彊國篇曰。夫桀紂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籍即執位。故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

之政。楊以籍為天下之圖籍。非也。圖籍不可以言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履國籍。注淮南子籍為天下之圖籍。非也。圖籍不可以言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

稱貧焉。謂如固合有此位也。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虛讀為墟。戾舉也。虛殷國

邑朝歌。燕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左氏傳。成鯨對魏

為墟也。燕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左氏傳。成鯨對魏

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與此數畧同。言四

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郕霍魯衛毛聃

邰雍曹滕畢原鄭郕大之昭也。外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胄也。餘國名

淺學難盡詳究。○郝懿行曰。此總言之。左傳八年。晰言之。曰。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

姓之國者四十人。以校此數。三當為五。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謂開

或三五字。形易於混淆。故轉寫致悞耳。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謂開

荀子集解 卷四 儒效篇 楊倞注 王先謙集解

通達

周公歸周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

王朝即使偶至其采邑固非事理所重不得以歸周為詞也反籍與成王而天下不輟

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臣明攝政非為已也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

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

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恩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

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鄉讀為向下同擅與禪成王鄉無天

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執次序節然也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也○王引之曰節上

天下而今無成王鄉無天下而今有皆變執次序之節如此也據楊注云節期也權變次

序之期如此則正文原有之字明矣榮辱篇曰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

也文義與此相似先通紫王說非也天論篇云君子啜菽飲水非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

恩也是節然也與此文一例節然猶適然說詳疆國篇楊注亦非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

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曰枝主成王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謂殺管叔管叔

弟故曰枝主成王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謂殺管叔管叔

易位非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順從

為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順從

反謝本從虞枝抑亦變化矣作仰易變化注多仰易反易也五字盧文弨曰正大仰易

變化宋本作抑亦變化矣無仰易反易也五字注今從元刻都總行曰厭者合也會讀篇

云代合人心曰厭周語克厭天心韋昭注厭合也此厭字本義其音一切切楊注厭然順

從之說義猶引之其音一涉反則非厭字古有二音二義說大厭竿也竿者迫也此厭音於

輒切一曰合也此厭音一切切苟書此厭訓合此篇下云厭厭兮其能長久也厭即厭之

段借楊氏訓為厭足失其義也王肅篇云厭焉有千歲之固亦與此厭音義俱同楊注引

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鄭注厭讀為厭厭閉藏貌楊蓋不知假借之義鄭欲借厭為厭故訓閉藏荀書之厭自用本義無取閉藏何必依鄭讀厭為厭邪王念孫曰抑亦變化矣宋呂錢本竝如是世德堂本同承上文而言言周公以枝代主君臣易位然後反藉於成王以明枝主之義其事抑亦變化矣然而天下宴然如一也抑亦變化矣五字不須注釋故楊氏無注元刻抑亦變化矣作仰易變化而妄為之注曰仰易反易也案諸書無謂反易為仰易者盧從元刻非又曰厭然安貌字本作厭或作狀又作情方言曰狀安也說文曰慤安也王篇音於庶切爾雅曰慤慤安也秦風小戎篇厭厭良人毛傳曰厭厭安靜也小雅湛露篇厭厭夜飲韓詩作情情昭十二年左傳祈招之情情杜注曰情情安和貌皆其證也下文曰狀狀分其能長久也王霸篇曰厭馬有千歲之固正論篇曰天下厭然與無以異也義並與此同乃楊注於天下厭然猶一則云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又云云深藏千歲不變改皆由不知厭之訓為安故望文生義而卒無一當矣先謙案宋本作抑亦變化矣是也今依王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

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敢為非致極也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言儒者

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也○王念孫曰執者位也言位在本朝也禮運在執者去鄭注曰執

執位也下文曰執在人在上仲尼篇曰執不在人上而蓋為入下正論篇曰執位至尊是執

與位同義楊以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勃亂也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

貧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

紀嗚呼歎辭也財與哉同雖歎其莫已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情困窮通於哉萬物養

百姓之綱紀也○郝懿行曰嗚俗字古止作烏鳥呼而莫之應言儒雖困窮凍餒若不

以禮聘致欲呼召之而必不能應也此對秦昭王輕儒而言必云鳥呼者李斯諫逐客書

擊響扣缶歌呼烏鳥真秦之報故以此言反之注以數辭為解不成文義王念孫曰嗚當

荀子集解 卷四 儒效篇 二 埽葉山房石印

為噍字之誤也。噍與叫同。爾雅：所叫也。周官大祝注：叫作噍。小雅北山傳曰：叫呼也。周官  
銜枚氏曰：禁臨呼數鳴於國中者。淮南原道篇曰：叫呼仿佛。漢書息夫躬傳曰：狂夫噍譁  
於東產並字異而義同上。言噍呼故下言莫之能應。若作鳴呼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新  
序雜事篇作叫呼而莫之能應是其明証也。先謙案楊郝二說皆非也。噍呼而莫之能應  
言儒者窮困之時人不聽其呼召也。與無置錫之地句相儗。執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  
然而句與而明句相儗。大義甚明。財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執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人  
之上謂為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  
人君也。窮解之處閭里門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王念孫曰：廣雅曰：閭謂之街。與巷窮閭即論  
語所云陋巷非謂里門也。新序雜事篇作窮閭閭亦巷也。故祭義弟達乎州巷鄭注曰：巷  
猶閭也。里謂之閭亦謂之閭。漏屋弊屋尚不愧于屋漏鄭箋曰：漏隱也。是陋與漏通。非  
謂弊屋陋雨也。爾雅曰：陋隱也。大雅抑篇尚不愧于屋漏鄭箋曰：漏隱也。是陋與漏通。非  
書治要引作窮閭陋屋韓詩外傳作窮巷陋室皆其明証矣。先謙案群書治要作人莫不  
貴貴道誠存也。言人所以莫不貴此人者其可貴之道在也。大義為長脩身篇云：雖困四  
夷人莫不貴非相篇云：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句法一律俱無之字。此作貴之不重貴字者  
下貴字或作二轉寫者因誤為之字耳。君道篇云：夫文王欲立貴道又云於是乎貴道果  
立正與此仲尼將為司寇魯司寇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  
貴道同義。仲尼將為司寇魯司寇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  
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  
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粥六畜者飾之以飾貴。魯之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  
以待之也。豫費定為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  
古字通用。早正市價以待之。故需者不復論序也。劉台拱曰：孔子將為司寇而魯之先王  
自修正以待之所謂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也。王念孫曰：臺正以待之與下文孝弟以先之  
皆指孔子而言若謂魯人蚤自修正以待之則與下文不類矣。王引之曰：豫猶誰也。周官司  
市注曰：使定物賈防誑豫是也。源與誰同。云防誑失之。晏子問篇曰：公市不豫宮室  
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不豫謂不莊也。又禁耕篇曰  
殺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莊也。豫猶一假之轉方言曰：猶詐也。詐亦莊也。惑謂之

猶亦謂之豫也。又作儲。家語相魯篇。孔子與今若冬涉川。猶詐說惑人。謂之猶。亦謂之豫。此轉語之相因者也。豫也。爾雅曰。併張註也。亦古訓之相因者也。然則市不豫賈者。市賈皆實。不相誑也。准南覽冥篇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曰。子產為相。市不豫賈。賈與實。不相誑也。豫之說。苑反質篇曰。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義並與此同。說者皆讀豫為凡事豫則立之。豫望大生義。失其傳久矣。俞樾曰。必字衍大也。下大孝弟以化之也。與此句相對。下無必字。則此亦當無必字矣。蚤字無義。疑脩字之誤。脩字闕壞。止存右旁之彳。故誤為蚤耳。榮辱篇曰。脩正治辨矣。非十二子篇曰。脩正者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後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以脩正二字連大。可以為証。新序引此作布正。布居於闕黨。闕黨隸書或作各。亦與脩字右旁相似。先謙案。豫賈王說是。必蚤正。王俞說是。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父母者取其多也。○謝本從盧校。作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畢古通用。新序五作罔。罔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一作政。漁分有親者得多。與此不同。郝懿行曰。必字誤。行應依新序五作罔。罔分。說苑七云。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正與新序同。為一事。劉台拱曰。罔不分。當作罔。罔分。果免。罔也。一曰。麋鹿罔也。新序卷一作政。漁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五作罔。罔分。當作罔。罔分。果免。罔也。一曰。元刻作罔。不必分。妄增必字。不可從。王念孫曰。罔不分。宋呂錢本。孝弟以化之也。由孔並如是。不即罔字。篇曰。結果罔。先謙案。宋本是。今依諸說。刪必字。孝弟以化之也。子以孝弟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盧文弨曰。下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外。注曰。官謂板圖文書之處是也。富國篇亦曰。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楊云。官百。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響。謹喧也。言般齊應之也。○王念孫曰。楊說非也。君之如響。當為若字之誤也。此若義猶云。此義若亦此也。曰。君子若。若人連言。此若者。古人

自有複語耳。此若義三字。承上大而言。言此義信乎人。通乎四海。則天下莫不應之也。新  
序雜事篇。作若義信乎人矣。是其明証也。禮記曾子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  
若義也。一。此非此義。若義也。管仲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今言何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  
若言之謂也。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今言何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  
二。是何也。則貴明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儒士。可貴白明顯。○盧文弨曰。俗本注末有之。  
字。是何也。則貴明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儒士。可貴白明顯。○盧文弨曰。俗本注末有之。  
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楊注。願猶慕也。王制篇若名。殷白。願當當作。願榮辱篇。身死而名。猶白。  
注。願謂人人皆願。致士為而貴。名白。天下願。楊注。天下皆願。從之也。此願同。榮辱篇。願。此  
甚。楊此篇。無注。蓋已誤為治。其寔非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也。速者顛  
倒。趨之。如。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  
不及然。如。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  
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為人之師長也。○盧文弨曰。注人之師長。宋本無之。字。今從  
元刻。郝懿行曰。師者眾也。言合四海若一家。成為大眾。謂眾所歸往也。王制篇及議兵篇。  
義亦同。爾雅。師。人也。此言人師。其義則一。注云。師長。非也。先謙案。如郝說。夫是之謂人眾。  
不詞甚矣。師長之義。甚古。長亦君也。周語古之長民者。業注。長猶君也。廣雅釋詁。長。君也。  
人師。猶言人君矣。王制篇。謀兵篇。語意大同。楊注。並訓師長。又王制篇云。上無君師。正論  
篇云。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又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禮論篇云。  
尊先祖而隆君師。皆作君。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引此以  
長解。若如郝說。豈可通乎。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引此以  
明天下皆。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歸之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  
謝本從盧校。作仁人隆也。王念孫曰。呂本作仁之隆也。是也。此言先王之道。乃仁道也。至  
隆者也。所以然者。以其比中而行之也。楊云。仁人之所崇高也。失之。錢本作仁人隆也。即  
涉注仁人而誤。比。順也。從也。○盧文弨曰。義之與比之意。王說是也。仁之隆也。義長。依呂本  
謙案。下文以禮義釋中。則比中。即論語義之與比之意。王說是也。仁之隆也。義長。依呂本

改正昌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重說先  
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所以行之道也○謝本從盧校作人之所以道也無君子之所道也  
也○句○盧大弼曰宋本作人之所以道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今從元刻刪正王念孫  
曰盧說非也人之所以道者道行也謂人之所以行也君子之所道者道為人之所以行  
而人皆莫能行之唯君子為能行之也二句本不同義後人以爲重複而刪之謬矣下文  
君子之所謂賢者八句正承此君子而言則此句之非衍文甚明呂錢本世德堂  
本皆作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謂道也今據以補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君子之所  
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

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

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為止言止於禮義也○王念孫曰案後說是也  
鮮蔽篇曰大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焉謂至足曰聖王也

是其証羣書治要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境薄田也  
正作有所止矣

序各當通財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視貨物之美惡辯其設規矩陳繩墨便備  
土宜也

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先謙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王引之曰

然不卹然否也哀公篇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其証取舍與然不對大是非與然  
不亦對文後人不知不爲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性惡篇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悞與

此同先謙案卹恤通用泰以相薦擢以相耻作君子不若惠施鄧析廣藉也謂相臨藉擢  
策不恤楚交韋注恤顧也

慚也○盧大弼曰正次若夫謫德而定次謫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或亦多  
未有也字今從元刻刪

序位之語○盧大弼曰注末四字宋本作定次也說今從元刻洪頤煊曰字書無謫字君  
道篇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文與此同謫疑即論字之偽正論篇圖德而定次圖謀亦

論也。諸字亦偽作。論。王念孫曰。作論者是也。作論者。端之偽耳。諸。決古字通。上九王注。次。今本作論。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下。大論德而序位。是其明証。又君道篇。諸德而定。其明或據君道篇。改此篇之諸德為論德。非也。又正論篇。圖德而定。次。舊校云。一本作決。德亦當以作決者為是。作圖者。蓋亦後人所改。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不能皆得其官。當其才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慎。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窺其察。窺。德。匿也。言二子之察。無也。大畧篇云。貧窶者有所窺其手矣。注。窺。容也。此窺亦當訓為容。言二子無所容其察。辨也。呂覽審分篇。無所窺其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行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王念孫曰。事行。呂本作行事。錢本及各本。行事之姦。說無益於理者。舍之。此云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上文云事行無益於理者。廢之。則作事行者是也。仲尼篇云。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汗淫汰也。楊注。事險。道皆承上文而言。不復釋。此王制篇云。立身則從。備俗事行。則遵。備故。反。索。楊子作尼篇。已釋。事行皆其姦。先謙。索謝本。從盧校。作行事。今從王說。改正。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同異之言相分。別。隔。易。同。異。已解。上。也。是聽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備指也。備。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備。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備。何休曰。備。疾也。齊人言也。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

論也。諸字亦偽作。論。王念孫曰。作論者是也。作論者。端之偽耳。諸。決古字通。上九王注。次。今本作論。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下。大論德而序位。是其明証。又君道篇。諸德而定。其明或據君道篇。改此篇之諸德為論德。非也。又正論篇。圖德而定。次。舊校云。一本作決。德亦當以作決者為是。作圖者。蓋亦後人所改。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不能皆得其官。當其才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慎。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窺其察。窺。德。匿也。言二子之察。無也。大畧篇云。貧窶者有所窺其手矣。注。窺。容也。此窺亦當訓為容。言二子無所容其察。辨也。呂覽審分篇。無所窺其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行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王念孫曰。事行。呂本作行事。錢本及各本。行事之姦。說無益於理者。廢之。此云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上文云事行無益於理者。廢之。則作事行者是也。仲尼篇云。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汗淫汰也。楊注。事險。道皆承上文而言。不復釋。此王制篇云。立身則從。備俗事行。則遵。備故。反。索。楊子作尼篇。已釋。事行皆其姦。先謙。索謝本。從盧校。作行事。今從王說。改正。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同異之言相分。別。隔。易。同。異。已解。上。也。是聽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備指也。備。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備。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備。何休曰。備。疾也。齊人言也。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

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者而狂惑。慙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

老身長子不知愚也。慙慙也。辟音譬。稱尺証反。身也。夫是之謂上愚。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

上愚。○劉台拱曰。上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也。○盧大弼曰。正文曾不如相雞狗之名。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

好字。元刻無。郝懿行曰。古人重畜。問富數馬。門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

材與馬不獨相。牛馬之有經也。後世蔑如矣。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覩。姑也。鄭云。使

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汝為鬼為蜮也。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汝

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為儒學者。能行則為士也。士者脩立之

稱。○先謙案。楊以彼為儒學者。釋彼學者三字。非也。下言行之曰士。上言為儒學者。敦慕

馬君子也。敦厚慕之。○王引之曰。揚說非也。敦慕皆勉也。不雅曰。敦勉也。大戴記五帝德

勉也。爾雅曰。慎齊長而敦敏。內則曰。惇行孝弟。敦勉也。敦勉也。大戴記五帝德

敦勉也。爾雅曰。慎齊長而敦敏。內則曰。惇行孝弟。敦勉也。敦勉也。大戴記五帝德

孰禁我哉。為學之後。則誰能禁我。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

混然。無所知之貌。並比。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效白。辨別也。向者明白門室

也。○王引之曰。楊以效為明白。既明白門室之別矣。何又不能決乎。乃又云。言所知淺也。此則曲為之解。而終不可通。今案。效者。考也。驗也。廣雅。考驗門室之別。曾混然不能決。言



已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

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在此。故此人尊貴敬之。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

夸誕有也。不可以執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

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夸誕則尤益空虛也。○王念孫曰。道當為適字之誤也。遵

問篇作遵。適與同。晏子問篇作遵。又作遠。循莊子至樂篇作躡。循漢書平當傳作遵。小

適萬章傳作遵。循三禮注作遵。並字異而義同。遵適與夸誕對。大遵適則積。求上大讓

之則至。而言夸誕則虛。承上文爭之則失而言。故下文云。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

道。作今本。誤言以退讓自處也。若作遵道。則與夸誕不對。且與上大不相應矣。楊依遵道

為解。故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如日

月。天下應之如雷霆。眾應之。數如雷。○謝本從盧校。起下有之字。盧文弨曰。正文起之。宋

篇如是。則大名數之。即本無之字。王念孫曰。宋本是也。貴名起如日月。言貴名之顯著也。霸

之聞也。豈不如下句。天下應之。而衍呂錢本皆無之字。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曰。君子隱

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皋

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

俞危。俞讀為愈。○王念孫曰。譽非名譽。即與字也。與譽古字通。射義則然。則譽。鄭注。譽。或

鄙爭而名。俞辱。乃言名譽耳。元刻譽作與。本字也。宋本作譽。借字也。小雅角弓傳。比周而

党愈少。鄙爭而名。俞辱。乃言名譽耳。元刻譽作與。本字也。宋本作譽。借字也。小雅角弓傳。比周而

待無方。無常也。方譽亦讀為與。與亦類也。周語少曲與馬韋注曰。與。詩曰。民之無良。相怨

類也。言推類接與以待事之無常者而應之也。楊以譽為殷譽。失之。詩曰。民之無良。相怨

荀子集解 卷四 儒效篇 六 埽葉山房石印

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責已而怨人。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

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除也。粹讀為碎。除碎折之外。無所適。言必粹折。則

彼用身不肖而誣賢。○先謙案。不肖而自以為賢。是誣也。下文云。內不自以誣。可証誣賢。本字。二字之義。君道篇云。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與此誣賢意同。

是猶偃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偃偻也。伸讀為身。字之誤也。偃偻之人。而強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眾。○劉台拱曰。

伸蓋即偻字之偽。故明主諂德而序位。○先謙案。諂。決也。說見上。所以為不乱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就職。所以

為不窮也。分不乱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列

治也。說見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毛云。平

不苟篇。王念孫曰。交如上下交。征利之交。此承上文而言。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是上

下交。不相亂也。交。不相亂。四字連讀。富國篇云。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文。義正與此同。楊

云。交謂上下相交。接則誤以上下之交連讀矣。

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已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為已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從俗。元刻作俗。俗。今從宋本。劉台拱曰。養生猶言治。行法至堅。不

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行法。謂行有

反。橋與矯同。○盧大弼曰。案宋本。橋從木。臣道篇亦同。正韻引荀子。亦從木。元刻從手。亦可

通。劉台拱曰。韓詩外傳引此。作行法。而志堅。耶。據楊注。行有法度。明行法與志堅對舉。不

當作至。王念孫曰。法者正也。言其行正。其志堅。以釋之。則於義得通。故下句云。不以私

欲亂所聞也。古謂正為法。說見漢書賈鄒枚路傳。先謙案。荀書至志。通借。正論篇。其至意

至闇也。楊注至當為志。是其証。臣道篇云。相與彊君。橋君。盧祐云。橋宋本作橋。群書治要作橋。明荀書以橋代矯也。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未諭謂未盡晚其義。未安謂未得天性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上則能大

其所隆。

○先謙案所隆謂其所尊奉者言能推崇其道而大之

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

百王之

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

數一二。如數一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  
二之易。  
要邊也。節節文。

也言安  
以造作

於禮節若身之生四枝不要  
為也。要一遙反。下要時同。要

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邀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若天告四時。使成萬物也。

平正和

民之善億萬之衆而搏若一

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雖博雜眾多如理一人之少也。○謝本從盧校。聖人作賢。

人盧文和傳皆

強曰賢人舊作聖人誤劉台  
字之誤也而一如一也億萬

拱曰博若一人博常為傳議兵篇和傳而一亦當作之眾親附若一人即所謂和傳如一也王念孫曰博

官篇曰

搏字之誤也搏即專一之專  
搏一純固誤今作搏搏則獨行而

億萬之眾而專若一人。即所謂和專如一也。管子幼  
無敵。呂氏春秋決勝篇曰。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

南兵之法以

下十句非聖人不足以當之

故曰：「古之聖人，下如管仲，又曰：『自脩百王』。」

乃此  
舒又

以章公篇孔子對哀公語有

如此則可謂賢人矣一句在君子大聖之間遂改此文

子對哀

公者不同。上文云行之曰士。

人不知本書之例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為三等與孔也鼓瑟馬君子也知之聖人也脩身篇云好法而行

為政也博當為博王說是  
盧政重人為賢人誤今正  
井井兮其有理也  
井井良易之貌理有條理也  
○盧文弨曰正

嚴嚴兮其能敬已也  
嚴嚴有威重之貌能敬已不可于以非禮也嚴或作儼  
○分分兮

其有終始也  
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故能有始終分扶問反  
○王念孫曰楊說迂曲而不

介然必以自好也  
楊彼注云介然終始固貌引聲詳傳介如石馬此介介亦堅固貌也固守

不變始終如一故曰介介兮其有終始若作分分則義不可通又君子為刑罰不怒罪爵

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分亦當為分介然堅固貌言誠心介然上下相通也若作分

然則義不可通楊彼注云善惡分然亦失之俞樾曰分當讀為份說文八部份文質備也從

人分載論語曰文質份份分分即份份也省偏旁耳君子篇分然各以其誠通  
義亦同此先說素王劍二說並通據下文又言綏綏兮其有文章則王義為允獸獸兮其

能長久也  
獸足也獸生於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  
樂樂八其執道不殆也  
殆危也○俞

釋樂樂之韻蓋即以本字讀之然樂樂字經傳題見王霸篇曰櫟然扶持心國楊注曰櫟

請為落石貌也此云樂樂兮彼云櫟然大異義同老子曰落落如石樂樂猶落落也以其

執道不殆故  
焯焯兮其用知之明也  
焯焯明見之貌焯與照同○郝懿行曰焯蓋照也以其

以石形容之  
焯焯兮其用知之明也  
體字通經典罕用釋虫螢火即焯用焯字顏氏家訓

風操篇云劉錡兄弟一生不為照字唯依尔雅火倬作呂今讀  
焯焯兮其用統類之行也

荀書可知焯字由來已久蓋起於周秦間矣王霸篇亦有焯字  
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

脩脩整齊之貌統類網紀也言事不乖悖也○王念孫曰脩讀為條春秋繁露如天之為  
篇曰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為行條故曰脩脩兮其統類之行也作脩者借

字耳  
為整齊貌與行字義不相屬王引之曰統類上不當有用字蓋涉上句而行綏綏兮其有  
文章也  
綏綏安泰之貌綏綏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  
熙熙和  
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  
隱隱

執神而固。

執持精神堅固

易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

挾讀為決。決周治也。○王念孫

曰：正大挾治二字，元刻及世德堂本並作挾治。洽字乃涉注大周治而誤。盧從元刻非也。呂錢本治並作治挾與決同。全解皆善。故曰盡善全解皆治。故曰決治挾治與盡善對大。若作挾治則與盡善不對矣。王引之曰：萬物上當有易謂固曰四字。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與易謂固上下正相呼應。易謂固與上文之易謂一易謂神皆大同一例。易謂神易謂固承上挾神而固言之。下文神國之謂聖人又承上易謂神易謂固言之。今本脫神固去。易謂固曰四字則與上下文不相應矣。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王說是改從宋本。神固

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一矣。是管樞要也。是是儒學故詩書禮

樂之歸是矣。○劉台拱曰：之下當有道字與上兩之道對。詩言是其志也。是儒志。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

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為褒貶。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

是以節之也。風國風，逐流蕩也。國風所以不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人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雅正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郝懿行曰：光猶廣也。光廣古通用。詩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至謂盛德之極。天下之

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是皆謂讀日向。○盧文弨曰：正。文兩如字俱讀為而。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盛。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

荀卿之時有客說孔子之言如此。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

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宸而坐戶牖之間謂之宸也○謝本從盧校作履天下之籍盧

念孫曰正論篇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汪氏中亦云作當為立古諸侯

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蕪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馬周

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

忌武王發兵以兵東面而迎太歲迎謂逆太歲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至汜而汎至懷而

壞汜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適過水汎漲至懷

當作至汜左傳酈在酈地汜釋文音凡字從巳不從巳其地在成皋之閒又漢高即位於

汜水之陽在定陶漢書注音敷劍反非周師所經也汜汎懷壞以音成義楊氏不知汜當

為汜而即音為祀誤矣又注河水汎溢下疑當有壞道二字王念孫曰汪氏中曰汜當作

汜音汎字從巳不從巳其說是也然荀子所謂至汜者究不知為何縣地盧用汪說而

引左傳酈在酈地汜為証明乎案杜注云酈南汜至其頭而山陵共河內縣名共頭蓋

也在襄城縣南則非周師所至不得引為至汜之証矣至其頭而山陵共河內縣名共頭蓋

石崩摧也隨讀為墜其音恭○盧大弼曰案共頭即共首見莊子王念孫霍叔懼曰出三

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當至共蓋文王

周公曰劓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

嬖臣飛廉善走遂選馬而進選簡擇也○俞樾曰荀子之意方言周公之不戒若馬必簡

惡來有力也遂選馬而進擇則非其義矣詩猗嗟篇曰舞則選兮毛傳曰選齊也此選

字亦當訓齊車改篇曰我馬既同傳曰同齊也然則選馬而進蓋戎事齊力之義非簡擇

之謂下文曰與固馬選矣誼亦同此猶言我車既改我馬既同也若以選為簡擇則選馬